

当赤道留住雪花， 你会珍惜我吗

De Shí Zhe Liúzhù Xuěhuá,
Nǐ Hui Zhēnxiāi Wǒ Ma?

全国震撼上市

当赤道留住雪花，你会珍惜我吗

花火大明星！超强人气！于琬琬合集

有态度，别具一个韵味。风格多变，色彩浓郁，笔触细腻，人物形象生动有趣。

于琬琬，1985年生，热爱绘画，喜欢手绘，热爱生活，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De Shí Zhe Liúzhù Xuěhuá,
Nǐ Hui Zhēnxiāi Wǒ Ma?

万千花粉自己选出来的经典之作
集结花火人气，作者新势力

卫妆／凉音／阿蛙／
柏颜／韩十二……

《海是倒过来的天》姊妹篇

花火工作室

不可错过的年度精品大检阅

更有花火名家写手亲自上阵

烟罗／乐小米／独木舟／
语笑嫣然／水阡墨

这世上所有的喜欢都漫长美好没有尽头





当赤道留住雪花， 你会珍惜我吗

*Dàidàoduliuzhuixuehua
nǐ huizhēnxiūwǒ ma?*



花火工作室

◎ 花火工作室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赤道留住雪花，你会珍惜我吗 / 花火工作室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13-3663-1

I. 当… II. 花…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0162 号

当赤道留住雪花，你会珍惜我吗

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

特约编辑 苏 瑶 黄 欢

责任校对 陈 杰

装帧设计 刘 艳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663-1

定 价 16.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731-88282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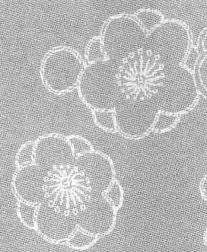


烟罗

《当赤道留住雪花，你会珍惜我吗》

这是一首关于爱恋与等待的歌，这是一本关于梦想与希冀的书。

这些如同白鸟羽毛般的温柔情绪，都生长于同一片土地，那片叫做青春的土地。因此，谨以此书，献给青葱岁月的你们，和我们的记忆里，那些错过就不会再来的美丽。



001

听未来念素颜的脚诗/凉音

尽管我不知道你现在身在何方，可是只要你在衡城，或者有一天回到衡城，就一定会看到这则广告。

013

当赤道留住雪花，你会珍惜我吗/戴帽子的鱼

这是一句有用的歌词，因为赤道不会有落雪，眼泪化不掉坚硬的沙粒，所以即使你回答“肯珍惜”，也没办法将我珍惜。

027

你一生只遇见他四次/卫妆

你在最美好的时候遇见他，不遗余力地爱他，他未知抑或浪费了这份爱，无论如何，遗憾的应该是他。

041

亲爱的姑娘待你如双生 /语笑嫣然

不知道现在的你究竟在哪里，过得好不好？你还会回来吧？会记得这座城市里面有一个女孩，跟你好过吵过攀比过，但始终待你如姊妹，就像一根藤上的双生花。

055

柔波里，水草荡漾/张芸欣

我知道，暗恋再美好再动人，都只是一时的迷惘和冲动，而现在，我和你在一起，如柔波里微微荡漾的水草，没有惊心动魄，却有踏实的安静。

067

曾有旧时光给我们幸福/独木舟

人生不是电影，没有倒带，就像我们的爱情，在那个深夜戛然而止。

077

小美人思念浅蓝月光/烟罗

有些东西消逝了，有些东西破土而出，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再回来。

093

我在没有你的梦境/水阡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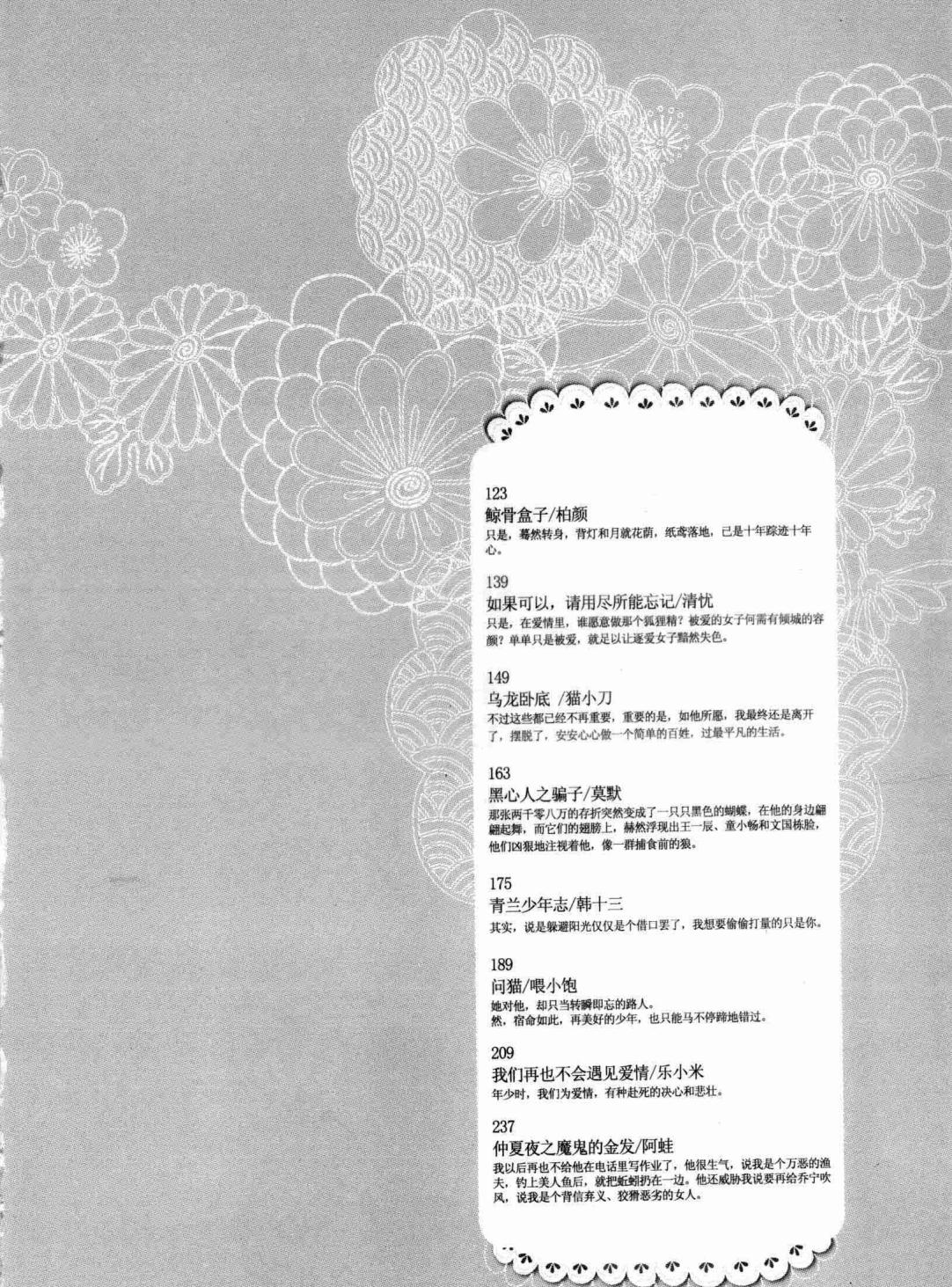
即使被她叫做小鬼，被她当成小孩子一般对待，也要厚颜无耻地待在她的身边，直到有一天能够追上她的脚步，和她平起平坐，为她撑出一片晴空。

107

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夏七夕

那首歌里唱道，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北辰，是不是你早知道我不能许你一个未来，所以才会走得如此决绝？





123

鲸骨盒子 / 柏颜

只是，蓦然转身，背灯和月就花荫，纸鸢落地，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139

如果可以，请用尽所能忘记/清忧

只是，在爱情里，谁愿意做那个狐狸精？被爱的女子何需有倾城的容颜？单单只是被爱，就足以让逐爱女子黯然失色。

149

乌龙卧底 / 猫小刀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他所愿，我最终还是离开了，摆脱了，安安心心做一个简单的百姓，过最平凡的生活。

163

黑心人之骗子 / 莫默

那张两千零八万的存折突然变成了一只只黑色的蝴蝶，在他的身边翩翩起舞，而它们的翅膀上，赫然浮现出现王一辰、童小畅和文国栋脸，他们凶狠地注视着他，像一群捕食前的狼。

175

青兰少年志 / 韩十三

其实，说是躲避阳光仅仅是个借口罢了，我想要偷偷打量的只是你。

189

问猫/喂小饱

她对他，却只当转瞬即忘的路人。
然，宿命如此，再美好的少年，也只能马不停蹄地错过。

209

我们再也不会遇见爱情 / 乐小米

年少时，我们为爱情，有种赴死的决心和悲壮。

237

仲夏夜之魔鬼的金发 / 阿蛙

我以后再也不给他打电话里写作业了，他很生气，说我是個万恶的渔夫，钓上美人鱼后，就把蚯蚓扔在一边。他还威胁我说要再给乔宁吹风，说我是個背信弃义、狡猾恶劣的女人。



听未来念素颜韵脚诗

凉音

1

我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是中央十套的《探索·发现》。我是说，如果有人和我一样冷幽默，才能发现这个节目其中的乐趣。可是那天，主持人忽然一本正经地解释蝴蝶效应，说蝴蝶振一振翅膀，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说看科普节目怎么会流眼泪呢？我突然想起了邻居家的电子广告牌，那是我们一切变故的起点。

我家就住在衡城闹市口上，我的邻居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孤寡老人。我替她在窗口上装了一块电子广告牌，用来发放一些五花八门的广告，来者不拒。而这些微薄的收入就是她全部的经济来源。

2005年的衡城还没有武广高速铁路，人民广场也没有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赶两次集，是那么朴素的一座小城市。

立夏那天，我家楼道的门口站了个陌生人，是个极漂亮的女孩子，十六七岁的模样。她拦住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字条，说：“老板，我要发个广告！”

只见字条上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我轻轻地念了一声“承久”。她始终冷着脸，说话的时候甚至微微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

“老板，把姓名和电话给我发布出去，后面接一句话——提供夜间服务！”说这句话时，她的眼睛挑了一下。

我犹豫地望着字条，我又不傻，这分明就是一则黄色广告。狭窄的楼道里先是一阵无声的沉默，然后是一大沓钱，我数了数，整整十张红色的主席头。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挑了挑眉毛：“广告费。够了吗？”

我忙不迭地点头，喜滋滋地把钱交给了我的邻居。

当天下午，广告就发布了出去。路口上红绿灯闪烁的片刻，一拨一拨的司机抬头看上来，闹市里的男男女女露出暧昧的笑容。你觉得有伤风化是吗？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广告费攥在手里，是我家邻居一个季度的生活费。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一个瘦高的少年挡在了我家门口，屋外正在下雨，穿着雨衣的少年显得绰绰约约。

他沉声问我：“老板，你家广告牌上的电话，你拨过吗？”我愣了愣，然后摇摇头。

接着，他又蛊惑我道：“那不如打打看！”

我看了看他的脸，老老实实地拨打了过去。可是随即，他兜里的手机发出震耳欲聋的铃音。我握着手机正在发愣，而下一秒，脸上已



经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我完全不明就里，被那一巴掌打掉了三魂七魄，呆立在楼道的门口。

孔承久，你真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那一年，衡城的电视台播报说，一对小情侣闹分手，被弃女友恶向胆边生，拿前男友的信息发广告招黄！而真实的情况是那个女孩久追你不到，便怀恨在心，于是拿了你的电话号码开涮。这是你后来狡辩时的说辞，可信度不高。

你们这对痴男怨女的新闻滚动播了三天，但也只是给大家多了一点茶余饭后的消遣。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收获，那就是邻居家的广告牌忽然生意爆棚，招租、寻人、分手公告……可从头到尾，只有我躲在角落里，恨不得拿刀把你给千刀万剐了。

这个年头，大家活得都不如意。

2

7月里的暑假，高二艺术生开始集训。美术班的学生最多，器材工具最庞杂，最重要的是老师手气很背，所以我们分配到的场地是艺术楼的大厅。夏天缺空调，热得很暴躁，冬天四面灌风，冷得直抽搐。

开班后，新生开始三三两两地来报到。新同学站在前面有些拘谨地介绍自己，画板一直挡了我的视线，后来偏头看见来人，我禁不住笑出声来，就像他乡遇故人一般喜悦。

孔承久，你绷直了身体小心翼翼地打量我，说：“师姐，请多多关照。”新生和老生搭档，当时的我是一种怎样幸灾乐祸的心情。

仲夏的衡城很炎热，衣襟和握笔的手上全都是汗水。有同学贴着石膏像降温，甚至能隐约看见汗水在蒸腾。

你伏在我旁边练习素描，我斜眼盯了你一眼，敲了敲画板，郑重地说道：“天气这么热，还是玩点新花样来解闷，不如我们来画裸体



素描吧！”

同学们一阵沸腾，一个个全然是奋勇向前的模样。有人怯怯地问道：“未来，你准备让谁当模特呢？”

我笑了一下，裁了张素描纸做了一把签，说为了以示公平，不如就抓阄吧。众人纷纷点头，于是我在大厅里转了一圈，把左手里的签给众人分完，然后把右手心攥着的签交给了你。我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姐整的就是你！

你哆嗦着走了出来，脱了白T恤当旗子，凌空摇了一圈，随后哀求道：“同学们，咱们打个商量，画半裸吧！”

我拿着铅笔在画板上慢慢地扎，心中暗想，你当初甩我一巴掌的气势哪儿去了？

学美术的人都是搞行为艺术的好苗子，座下四五十个人忽然众口一词地挥拳喊道：“脱！脱！脱……”艺术楼里各班的学生纷纷跑出来，奔走相告：“快出来看啊，美术班的人耍流氓了！”

你握着拳头，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脸色发白了，可是始终保持着那样的姿态，不亢不卑。忽然之间，我有一点点后悔，而你抖了抖衣服，全然不理会旁人，径直离开了。众人一片哗然，看热闹的学生搬着板凳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我扔了笔偷偷地跟在你后面，一直随着你在操场的跑道上绕了三圈。你孤身坐在看台上发呆，忽然像个女生一样偷偷地哭起来。

午后的阳光把人晒得很暴躁，我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我偷偷摸摸地挪过去，刚刚靠近就被你横了一眼，你吼道：“我记得你了！曾未来！”

那又怎么样呢？你这个人真是不值得原谅。我的心忽然又强硬起来，那一巴掌，我是一定要讨回来的。

那个夏天，我偷了你的寸照，仿制成通缉令的模样，贴满了衡城的大街小巷，以至于衡城的110报警热线被打得爆机。据传，那段时

间，你出门都戴着口罩，生怕一个不小心被人砸晕，然后拖到警察局去。

我只想告诉你，得罪一个女人，后果真的很严重。

3

来过衡城的人，总是会被这里林立的赌场和牌馆所震撼。从闹市区到深巷里，它们无处不存在。这是一座太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几乎人人都奉行及时行乐的态度。

我妈妈会玩麻将、扑克、纸牌……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些技艺，我都很好地继承了过来。真是惭愧……

艺术生是个光鲜的称呼，可是如果你足够了解，就该知道，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来学艺术。美术班里，从老师到学生都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那时的电脑还不如现在普及，最平常的娱乐是三五成群去牌馆里搓麻将，而我更是个中好手。

孔承久，你曾经问我为什么热衷搓麻将。四个人，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围着一张桌子砌长城，你觉得这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可是，每张牌都像是我不可预料的未来，凑在我手里，哗啦哗啦地打发掉漫漫长夜。

你正式的拜师宴是从麻将桌上开始的，你口口声声说不会，可是一夜玩下来，却把上下桌三个人杀得血本无归。我一个月的生活费都输给了你。

我见过无耻的人，可是孔承久，你是顶顶无耻的人。你把赢老师的份子钱还了回去，把赢同学的份子钱用来请大家吃消夜，却在我殷切期待的目光中，把赢我的钱收入囊中。你看看，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

后来你回了我一句话，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你先指着自己，然



后又指着我，你感慨，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败类。

我输光了钱，不敢问家里要。我妈妈没钱花的时候，习惯去牌馆赢点零花钱。这是我深以为然的一招。

那天下午，我翘课在牌馆里打麻将。对手年纪都比我大，有一个混混和一个暴发户，还有一个是款婆。正当我一路杀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屋子里的人忽然争先恐后地往后门逃窜。我捧着钞票跟过去，被门口蹲点的警察逮了个正着，原来是严打了！

“唉，真是世风日下，这么小的年纪就沉迷于赌博！”

在警察局里，我自作聪明地一言不发，后来打了个电话向专业老师求救。让我啼笑皆非的是，最终火急火燎地赶过来的人竟然是你，孔承久。

你望了望天花板，淡定地告诉我：“老师也被抓了，刚被校长领回去！”

“这是我姐姐，初中辍学，是社会无业游民。我一定带她回去好好改造！”你信口开河。我拍起桌子吼道：“孔承久，我不会领你的情！”

你目瞪口呆地盯着我，随后我事无巨细地交代完情况，通知家长和学校，领了处分。是的，我怎么可能领你的情呢！

孔承久，若是给我最讨厌的人排一个榜单，假如你排第十位的话，那么前面九位一定都是空缺的。我那时真是幼稚，一心想的不过是来日方长，我一定要赢你一次而已。

10月过后，美术班的学生开始陆陆续续地外出报班培训。那是一笔庞大的开销，许多人念艺术生念得家里一穷二白。我和你这么说的时候，你的眼神微微变了一下，很微妙。



你随了我们的大部队，去了省城一家培训学校学习美术。我们在湘江河畔，依次摆好画架排过去，有人画山水，有人画建筑，我却鬼使神差地描起了人物。旁边的同学探头过来，我惊慌失措地撕掉画纸，孔承久，我一定是中了邪才会画你的样子。一定是这样子的！

在湘江河畔放风筝，你拉着线在前面跑，风筝从你身后追过去，隔着宽广的湘江，扶摇而上，像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

“曾未来，你真的好强，什么时候才能小女生一点呢？”你偷偷地问我。而这个问题和当时的画面最终成为我笔底的水彩，一笔一画地荡漾开去。

培训班的生活很枯燥，每天都是画不完的构图和素描。同期的学生里数你起步最晚，但进步速度最快。你挺直脊梁认真画画的模样十分好看，眉宇之间像乐府的诗歌，陌上少年足风流。

坐我前面的小个子女生暗恋你，恳求我替她递情书，报酬是一顿肯德基。鸡腿我全部笑纳了，至于情书，却被我丢进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垃圾桶里。如你所说，我真是斯文败类一个。

11月初的这天，培训班的老师们忽然缺课了。最初的第一天，没有太多人在意，全部都在教室里画石膏像，然而第二、第三天仍然缺课。

同学们忽然警觉起来，绕着培训学校走了一圈，发现学校租在艺校附近的民居房，并不算太正规。环绕了一圈，大家陡然发现，所有的老师都已经携款私逃了。

年少不更事，除了报警和站在培训班楼道里示威以外，大家别无他法。

饿了几天后，聚众的学生们心灰意冷了，开始各谋出路。

孔承久，你是众多学生里最死心塌地的一个。你一直奔波查找了半个月，最终仍一无所获。后来随着我一起打道回府，你说：“曾未来，你这张乌鸦嘴！这下我家真的一穷二白了！”

我轻轻地“嗯”了一声，你忽然伏身靠在我的肩膀上哭起来。我想给你一个怀抱，可是你始终固执地拉着我的手臂，从来都不给我一个机会。

回家以后，我们又开始准备第二轮报班，当你无动于衷的时候，我内心却急迫而又慌张。我偷家里的存折，重新给你报了一个培训班。我把发票和报到证递给你，可是你却怔了怔，最终退了学费又还给了我。

你最终决定留在学校里念文化班，你说：“曾未来，我感激你。可是你这样可怜我，让我觉得很羞耻！”我忽然感到欲哭无泪，是一种好心都被你当成了狗肺的憋屈。我冷着脸，咬牙切齿地辩驳：“孔承久，你算什么东西，值得我去羞辱你！”你看看，我们俩是多么倔犟的两个人，太好强几乎要了我们的命。

很快，你又成功地报复了我一次。

5

12月底是我十八岁生日，家里准备替我办一场生日会，我写了许多的请柬分发给同学。而孔承久，你的请柬是与众不同的，它丑丑的，上面没有绸带和绢花，放在一堆工艺卡里，像一只丑小鸭，因为这是我亲手做的一张请柬。

那天下午，我在去画室的路口拦住了你，你蹙着眉毛，一言不发地盯着我。我红着脸把请柬递给你，你微微愣了一下，眉目里有一股淡淡的生机。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沉默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孔承久，我们休战吧！我很喜欢你！要一直讨厌一个人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我有多么讨厌你，就代表我正用等同的时间关注着你。而这种关注，最终像蝴蝶效应一样，由量变发生了质变。

而你耐不住怀疑，你质问我：“曾未来，你看不起我吗？我的请柬又脏又皱，和大家的都不一样。你不愿意请我，也不需要这样挖苦我！”

孔承久，这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事情，你把我一腔的热情浇了个冰冷透彻。我龇牙咧嘴地抢回请柬，撕碎了在地上用脚踩了又踩。最后，我抬手抽了你一巴掌，吼道：“这是我亲手做的！”

月底的生日宴会，在衡城的KTV里唱歌。我拉起屋子里的男生，对唱《甜蜜蜜》《广岛之恋》……而你，来得极早，却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蹙眉缩在角落里，听我和男生拉拉扯扯地唱歌。

男女对唱的最后一场，大家开始起哄，让男女生接吻。你端着蛋糕从沙发上凑过来，把蛋糕砸了我一脸，然后拉我出去：“曾未来，赶快去洗脸，像个小丑一样，滑稽死了！”以至于后来我总在心里咒你：“孔承久，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怜香惜玉？你宁愿砸我也不砸别人！”

我们从KTV的后门溜了出去，顶着寒风的呼啸声去路边摊吃一块钱两串的麻辣烫。正是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街道里人息静谧，路边的枝丫投递的阴影像极了那些日日夜夜的铅笔素描。而你安静地坚守在我身边，这大概是我们彼此最温和的一次会面了，全然没有剑拔弩张的凌厉。

12月的冷月光照在城市的上空，抚在你的轮廓上。街角里晕黄的灯光，绚丽的霓虹，星星点点交错，缀满在这座城市里。

我想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场景。

孔承久，你忽然凑过身来抱住我，搂着我喃喃地说：“我们……我们不要再闹下去了。”

只要我妥协，哪怕点一下头，我和你就一定会在一起。可是隔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我甩开你的手，说：“孔承久，这算什么？是你自作多情了，你家没钱没势，连学费都交不上，我怎么会喜欢

你？”

孔承久，你像一只兔子一样，迅速地从我身边逃走。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却并没有觉得畅快，反而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冬夜里，一点点麻木了下去。我反身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嚼着麻辣烫。除了机械的咀嚼动作，我不知道自己此时还能干什么。

可是我知道这一次，一定把你伤透了！

6

时间来到2008年的夏天，衡城的天气依然燥热离奇。我家隔壁的老邻居去世了，新搬进来的房客据说是一个写小说的姑娘。我时常跟她讲关于你的故事，说你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去世，你的日子过得拮据。

我在南方的一所艺校里念书，可是整整三年都没有关于你的消息。闲暇的时候我会接一些仿制名画的工作，周末的时候在广场上替人画肖像，而我竟然就是这样和你重逢的。

初一的广场上没有太多人，我蹲下身去收拾工具，等我抬头的时候，目瞪口呆地望着你出现在我的座位上。

“曾未来，给我画一幅肖像吧！”你翘着嘴角，笑了起来。你身上穿着警察的制服，看模样，生活应该是圆满极了。

我摊开手：“五十块钱一张。”你回了一声：“曾未来，你是打劫的吧？是打劫吧？”我把手递上去：“那你抓我！”你嘿嘿地笑了一声。

我从来没有那样认真地画过一次画，像马良得了神笔一样，一笔一画地勾勒出你眉眼的轮廓，描好了阴影和瞳孔，你仿佛要从纸上呼啸而出。

你说：“曾未来，你过得还好吗？”而我恰巧落了最后一笔线



条。我抱着画，扔了工具就跑，把你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我对着你的画像发了一天呆，下午被客户通知去交完成的仿制品。所谓的仿制品就是赝品，它可以当普通的图画卖给平常人，也可以假冒真品卖给暴发户装点门面。而我干的工作是后者。

我转了三趟地铁以防有人跟踪自己。

听说接头人在地铁里，手里举着一瓶农夫山泉。这到底是哪个傻子的主意呢？你不觉得这像是要去相亲吗？我走出地铁，孔承久，我们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瞪着彼此手上的农夫山泉，你说世界真是很小不是吗？

你忽然把我往地铁里推，你说：“快跑，这是圈套！”我站住不动，露出视死如归的神情，等着埋伏好的警察一拥而上，把我围得水泄不通。

后来你质问我：“为什么不逃？”我狡辩道：“我吓傻了！”你身心疲惫地告诉我：“曾未来，你什么时候才能不逞强呢？”

孔承久，你不了解，我只是在想，我若是跑了，那么以权谋私的你要该怎么办呢？你站在月台上的身影一点一点地淡下去，你轻轻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曾未来……”

我回头，那样寻常的一个下午，地铁里熙熙攘攘。你的嘴张了一下，我茫然地问你：“说什么呢？”

左右的警察扭着我往前走，你最终低下头沉默了。而我别过脸时，眼泪簌簌地掉了一地。

时间倒回到2006年11月，我和你站在省城火车站的广场上发呆。我愁眉苦脸地说：“这世道，除了骗子就是小偷，地球好危险，我想回火星！”我们在车站里遭遇了小偷，丢失了仅剩的一点旅费。